

# 白露為霜

～ 持續追夢、因為有他 ～



作者：鄺如丘

編輯：陳靜怡，宋玉輝

父親，生於民國前四年，是位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：光緒、宣統、民國。

他的專業是會計，參軍之後，隸屬於聯勤總部。父親雖然沒有在前鋒第一線打仗殺敵，但他最常開講的話題，卻是抗戰。他憤慨的描述日本人用船堅炮利強佔中華沃野千里，日本人城鄉不論的魚肉國人，日本的軍隊燒殺擄掠禽獸不如，日本的情報單位與共產黨狼狽為奸...。記憶中的童年，忙碌一天後回家晚餐的父親，總會分享他的軍旅生活，抗戰經驗。母親也會參加進來、說上幾句，證實父親的演譯，不但沒有誇張、實際上卻更為血腥殘酷。

我出生的那年，父親退伍從商。據母親的說法，我是個幸運兒。因為從此家裡收入增加，生活日益改善。後來到了七零年代，父親跟同鄉合開了一家紡織公司，搭上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快車，我可以說從沒經歷過一天苦日子。

父親對我的教育，一向只給建議、從不用高壓命令。小時候，我習以為常，後來自己進了教育系、讀了教育理論，才知道父親的教育精神和方法，太開明、太進步了！

十歲左右，我非常好動好玩，寧可不吃飯、好把時間省下來出去跟鄰居小朋友玩，結果搞得自己又黑又瘦。父親為了鼓勵我正常吃飯，他會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特別去買菠蘿麵包當我的獎品，如果我晚餐願意好好吃飯吃菜，那飯後就可以享用我最喜歡的菠蘿麵包、當做甜點。多豪華呀！我於是逐漸健康強壯，還當選學校田徑校隊呢！就這樣，我在美國搬過十八次家，每到一處，必定大力搜尋菠蘿麵包！

在師大就讀期間，我喜歡參加音樂會，觀賞舞蹈演出，父親問我：看電視不是更清楚，還省錢嗎？我跟他解釋現場的氛圍能值回票價。他應該是不以為然的，但也只是微笑一下，不再堅持勸說下去。到了我出國留學，深體經濟困窘、捉襟見肘的辛苦之時，才想到父親的戰時經驗，還有遷居來台無親無故，必須全力打拼、擔負一家六口生活一肩挑的責

任。他提醒我應該重視金錢得來不易，卻給我空間和時間，慢慢學習。而今現代的父母，又有幾人能夠以此雅量來協助兒女的成長？

二十歲時，我當選了國民黨十一全大會青年學生代表，在中山樓會期結束後，還得繼續跟幾位黨國前輩保持聯繫。父親很欣慰的說：「我就是脾氣硬，不懂得做好人際關係，你很好！」當年我十分的自我中心吧？聽了父親的話，我就笑笑，心裡想：「本來嘛！我像媽媽。」後來，自己做了母親，才更加珍視父親的開明態度 - 不惜說出自己的缺點，來提醒子女，教導他們走正確的道路。真是太寶貴、太不容易了！

我赴美留學那年，父親已經退休了。他堅持親自送我到中正機場，一切手續辦妥、龐大的行李也托運了，我即將出關。在我的眼裡，前程是我嚮往經年的美利堅，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的、僅僅是我的教職而已。而在父親的心裡，應該是日落鄉關何處是？何年何月再相逢的小女兒吧？父親交代的瑣瑣碎碎，我當然自以為是的大部分陽奉陰違了。父親在我回過頭、準備踏上征程的那一刻，說出了他在我二十多年人生當中，最最嚴重的兩句話：

「第一：不可嫁給日本人，否則脫離父女關係。」

「第二：不要忘記你的故鄉，不是台北、是浙江。」

說實話，當年，我真的聽不懂，也很不以為然。

我要去的是美國，不是東京，有什麼機會嫁給日本人啊？

隨著時光的浪潮年復一年拍擊我的人生，我逐漸明白了父親的國仇家恨，他最不願意看見的是他摯愛的小女兒以身事讎、去做日本媳婦。

我生長在台灣台北，為何我的故鄉會在那個從未謀面的浙江呢？

當我體驗異國他鄉的生活數十載，再回首父親的諄諄叮嚀，啊！拋鄉棄土、羈留台灣的他，豈不是經常無奈的思念故鄉？一口寧波鄉音的他，不但一句台灣話不會，連國語也不容易被人聽懂的日子，必定是無限心酸苦楚的啊！他一定是期望自己的子女，勿忘土是故鄉親、水是故鄉甜吧？直到十年前，我終於踏上浙江諸暨的鄞家村，父親說過的小溪，水邊的小鴨子大肥鵝，都展現眼前，啊！故鄉，我家門前的小溪新漲...。我站在小店裡，跟好多同姓的鄉親閒話家常，有個老人抱歉的說：「祠堂早沒了，文革時期就毀了。」我不是去看祠堂的，我就是想站在那片父親的大地上，對天上的父親說：「爹爹，我懂了。我的故鄉在這裡。」

在台北出生，求學就業順風順水，一到可以離巢出走，我就像海鷗那樣展翅高飛了。在美國念書、結婚生子，期間偶爾回台探望父親，也是極為短暫的停留。父親年老了、病痛

了，我未曾服侍過一天，唯一貢獻的，就是每週寄出二到三封郵簡、明信片，鉅細靡遺報告美國生活的點點滴滴。父親很高興，說他經常還來不及回，我的第二封、第三封家書就已經到了。這個習慣，造就了我快手快筆的功力，多年為中央日報海外版、後來擔任世界日報通訊員，從未耽誤編輯指定的工作。直到今天，還是美國郵局的忠實顧客，繼續不斷的寫下關懷、寄出愛心。真要感謝父親跟我多年通信的鍛鍊！

父親年紀到了，器官機能衰退住院，哥哥緊急返台。父親親自打電話到我美國家中：「你聽，我說話好好的，精神不錯啊！你用不著回來。」第三天，哥哥的電話來了：「父親已經在睡眠中回歸天家，現在讀他的遺囑給你聽：如丘不准返國奔喪。」如雷霆之擊的遺言，其實是父親對我深摯的愛，他知道正在進行申請綠卡的我，那時離開美國，將會夫妻分散，不知何時才能團聚。

我一生虧欠父親甚多，每每思及，淚下滂沱！

我將從他身上學習到的愛，惠及我的小兒小女；我把對他的思念，照料身邊的長輩。

---

*思我故鄉，水遠山長。*

*念我父親，白露為霜。*

---



作者: 鄺如丘 · 1974屆 校友

星島中文電台 · DNA · 閃亮星期五節目主持人 · 口才與演講訓練專家 · 中英雙語同步口譯專家 · 曾榮獲多種最佳翻譯獎項。

曾任台灣中央日報 · 遠見 · 智勝雜誌 · 北美世界日報等媒體記者與專欄作家 · 騰訊 QQ 美國觀察員 · 並在台灣中國廣播公司 · 加州洛杉磯 · 主持多項廣播節目。